

何謂古典博物學，今當如何重構建 ——《中華博物通考》總說

張述錚¹

摘要：本文以中華民族所創造所關涉的浩博實物為研究主體，起於遠古，達於今世，其內容包括天地生殖、木果穀蔬、獸畜禽鳥、水族蟲豸，直至國法朝制、禮儀風俗、衣食住行、農耕漁獵、雕繪樂舞、醫藥健身等，力探其淵源流變，展現其形貌、功用及古今的異同，如此橫涉自然、社會等多種學科，形成中華獨有的物態文化百科全書，從而構建中國獨有的古典博物學。中華古典博物學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深層記憶，積澱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內動力、凝聚力的重要源泉。在中國當代，中華古典博物學已成冷門絕學，深入挖掘中華博物文化和歷史遺存背後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等，對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增進文化自信，弘揚、創建文化大國、文化強國，對於實踐莊重的巴黎宣言，緩解 21 世紀以來世界範圍內的天災人禍，皆有重大意義。

關鍵詞：博物學、名物學、道器說、巴黎宣言、民胞物與、
人間正道

¹ 山東師範大學教授，《中華博物通考》總主編

Abstract:In this paper, according to the objects created by the Chinese nation as the research subject, from ancient times, as for the present, its content includes heaven and earth, reproduction, fruits, grains and vegetables, fish and worms, aquatic insects, even national laws and the system of the imperial court, etiquette and customs, clothing, food, housing and transportation, farming and fishing, sculpture, painting, music and dance, medicine and fitness, efforts to explore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showing its appearance, role and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like this across many natural sciences, social sciences and other disciplines, the formation of China's unique material form of culture encyclopedia, so as to build unique Chinese classical natural history. Chinese classical natural history embodies the deep memory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great national spirit and the essence of traditional culture. It is the cultural gene of the Chinese nation's endless growth and enduring prosperity, and an important source of internal power and cohes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e Chinese classical natural history has become a special-interest and unpopular discipline, dig deeper into the museum contains the philosophy behind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heritage, the humanistic spirit, values, ethics, etc., to promote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innovative development, promote the cultural confidence, to carry forward, creating a cultural power, cultural power, for the practice of the Paris declaration, Alleviating th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in the 21st century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中華博物通考》（下稱《通考》）的編纂，起始於 20 世紀 90 年代初，清苦繁難，步履維艱，而大江南北，海峽兩岸，眾多學人，三代相繼，千里聯手，任勞任怨，無一退縮，何也？因本書乃是關涉中華文化史、學術史，關涉古老國度社會發展史的重大命題，作者們深知自家承擔的是何樣的重任。

何謂「博物」？「博物」一詞，首見於《左傳·昭西元年》：「晉侯聞子產之言，曰：博物君子也。」此一「博物」指博通諸種事物，一般釋為「知識淵博」。《三國志·魏志·袁煥傳》中另有「博物之書」的記載，唐玄奘《大唐西域記·摩臘婆國》中又有「生知博物」之語，此一「博物」即可釋為今義之「浩博實物」。本《通考》指稱的「博物」，是指一切可見或可感知之物體物品。既可以是人工的，也可以是天然的；既可以是靜態的，也可以是動態的；既可以是歷時的，也可以是斷代的，但必須是源於中華，或是中土化的，必須是關涉傳統文化的。本《通考》所涉博物，巨細並存，時空縱橫，浩浩蕩蕩，是人世間任一博物館所不能盡予收藏的，是我中華獨有的五千年文明史的再現。

有關我中華文明史，國際上通常認定為三千五百年，國人則認定為五千年，今又有九千年之說，這可以上溯於新舊石器時代，如隸屬裴李崗文化的河南省舞陽縣賈湖村出土了上千粒碳化稻米，是世界最早的栽培粳稻種子，約有九千年歷史。經鑒定其中百分之八十以上不同於野生稻，近似現代栽培稻種，可證其時已孕育了農耕文化，其中含有稻米、山楂、葡萄、蜂蜜的古啤酒也有九千年以上的歷史，可證其時已掌握了釀造術，賈湖又三十多支骨笛出土，已有七千八百年至九千年的歷史，其中保存最為完整者，可奏出六聲音階的樂曲，反映了近九千年前，我中華已具有相當高度的文化

藝術。賈湖遺址的發現並非偶然，近來上山文化晚期浙江義烏橋頭遺址，除卻出土了古啤酒之外，又發現了諸多彩陶，彩陶上還繪有伏羲氏族所創立的八卦圖紋飾，故而國人認為我中華文明已經形成，至少連續了九千載，中華文明的久遠，當為世界四大文明古國之首，徹底否定了中華文明「西來」之謬誤。此說雖非定論，卻已引起舉世關注。此外，而江西省萬年縣大源鄉仙人洞遺址發現的古陶器則產生於一萬九千至兩萬年前，又遠超前述的出土物，不過仙人洞遺址，卻並未進入文明時代，但足可證中華博物史的久遠。這些人工物乃是本書考釋的主體所在。上述博物僅指人工物，而我中華獨有的那些奇山異水，舉世罕見，歷史的久遠，渺渺然難尋其源頭，也盡在我《通考》的考釋領域中。中華博物，浩浩蕩蕩，難以數計，以上那些人工物或自然物，皆可稱之為世界之最，足證我中華物態文化之昌盛，諸如此類，本《通考》中多有闡釋，足可參檢。

我國以「博物」命名之著述源遠流長，首起於秦漢間唐蒙所著《博物記》，接踵而來的有晉張華《博物志》、唐林登《續博物志》、宋李石同名《續博物志》、明遊潛《博物志補》、同代董斯張《廣博物志》、清陳逢衡《續博物志疏證》、《續博物志補遺》等。與以上這些博物學專著相並行，相匹配者，另有以「物」或「事物」命名者，起自北魏劉懋《物祖》，其後有隋謝昊《物始》、宋高承《事物紀原》、明羅頌《物原》、清陳元龍《格致鏡原》（意即格物致知，以求本源）等（詳前文《導論》）。

以上兩大系列專著，構成了浩大的博物學體系，千載一脈，舉世無雙。本當如江河之奔湧，生生不息，終因清廷喪權辱國、全盤西化而嘎然中斷。有關中華古典博物學興亡史，本書《導論》中亦有詳考，在此亦不贅述。

中華古典博物學堪稱博大精深，多是「事」與「物」並舉。所涉「實物」中，時人常見者僅有兩大品類，一曰「珍玩」，二曰「古董」，茲分述如下：

何謂「珍玩」？「珍玩」亦作「珍翫」，即珍貴的玩賞物。其物可今可古，其稱典籍中屢見不鮮。如《後漢書·順沖質帝紀》：「五月壬辰詔曰：『海內頗有災異，朝廷修政，太官減膳，珍玩不禦。』」又《五行志二》：「夫雲臺者，乃周家之所造也，圖書、術籍、珍玩、寶怪皆所藏在也。」北齊顏之推《顏氏家訓·名實》：「有一士族，讀書不過二三百卷，天才鈍拙，而家世殷厚，雅自矜持，多以酒贖珍玩交諸名士。」《舊唐書·後妃傳上·太宗賢妃徐惠》：「夫珍翫伎巧，乃喪國之斧斤；朱玉錦繡，實迷心之鴆毒。」宋蘇軾《答姚秀才書》之一：「比日起居何如？寄示詩編石刻，良為珍玩。」明陳敏政《楊文懿公傳》：「陛下禦極以來，屏棄珍玩，放遠奇袤，聽納忠諫……可幾堯舜。」清汪懋麟《石麟歌為司農公題畫》：「司農珍玩掛華壁，生兒但願如徐卿。」對此「珍玩」，古人常視之為奇邪、喪國之物。故以「珍玩」命名之專書罕見問世，今可知者有明人慎懋官《珍玩考》一卷，《續考》二卷（見其所著《華夷花木鳥獸珍玩考》），其書或擷取舊說，或參以己語，真偽互見，華夷並收，不足為訓。另有清人孫炯《研山齋珍玩集覽》，無卷數，是書取其祖父孫承澤《退穀隨筆》中所論銅、玉、瓷器及筆墨紙硯與刻版、繡繪、刻絲之屬，增以己之見聞，但時作妄語，如稱其家藏有宋版《本草綱目》四函之類，尤難徵信。

何謂「古董」？「古董」原無定字，常作「骨董」「谷董」，泛指可玩可賞之物。如宋韓駒《送海常化士》詩：「莫言衲子籃無底，盛取江南骨董歸。」又宋陳敬《陳氏香譜·凝和諸香》：「餘曰：『祇

欠香耳。」洪笑發骨董囊，取一炷『香』焚之。」但非專指珍貴之傳世古物。如舊題宋蘇軾《仇池筆記》卷下作「谷董」，范成大《素羹》詩又作「骨董」，皆指雜煮的湯羹；宋朱敦儒《西江月》詞、《朱子語類輯略》卷二亦作「骨董」（按《朱子語類》卷七作「汨董」），又指瑣屑事物。至元秦簡夫《東堂老》第一折作「古董」，始與今音形。義盡同。據考，「古董」一詞當源於「匱」字。《說文·匚部》：「匱，古器也。從匚，習聲。」章炳麟《新方言·釋器》稱：「《說文》：『匱，古器也……』呼骨切。今人謂古器為骨董，相承已久。其實骨即匱字，董乃餘音。凡術物等部字，今多以東部字為餘音。如窟言窟籠，其例也。」此外，明人董其昌著《骨董十三說》稱：「雜古器物不類者為類，名骨董。故以食品雜烹之曰骨董。」可備一說。或謂「骨董雲者，即古銅之轉音」，餘解尚有十幾種，多不足取。

「古董」自乾隆年間至 20 世紀 50 年代初稱「古玩」。1943 年趙汝珍《古玩指南》的出版，即為其時的代表作。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鑑於《書·旅獒》有「玩人喪德，玩物喪志」之說，1953 年正式將「古玩」改稱為「文物」。後因「文物」又分為「古代文物」與「革命文物」兩種，近人復見啓用「古玩」字樣，以代「古代文物」。如今人陳重遠《古玩史話與鑑賞》、閻峰、陳鳳偉《簡明古玩辭典》等。

我國的「古董」鑑賞或研究始於何時，迄今尚無定說，但以牟利或收藏為主旨，盜發古墓，獲取有關寶物之舉，在新石器時代考古中，已發現被盜挖破壞的墓葬。今可確知最早被盜者是約三千六百年前的商湯之塚。春秋時禮崩樂壞，崇尚厚葬，盜墓之風驟起，至兩漢已有明確的防範記載。如《西京雜記》卷六：「哀王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有黃氣如霧，觸人鼻目皆辛苦。」

又：「復入一戶，亦石扉，開鑰得石牀，方七尺，石屏風、銅帳鉤一具……塵埃肅肅甚高，似是衣服，牀左右石婦人各二十，悉皆立侍，或有執巾櫛、鏡鑷之象。」「塚以鐵灌其上，穿鑿三日乃開」，防範若此，終難倖免，可證盜墓之風何等猖獗。晉太康二年（281），汲郡人不準盜發魏襄王（或言安釐王）墓，得竹書數十車，亦是昭著之例。應當指出，盜墓之外，在我古代另有其他搜集古董及相關活動，如漢許慎編纂《說文》，宋趙明誠編纂《金石錄》，皆曾致力於鐘鼎彝器的網羅，類似許、趙者，代不乏人。古董的買賣活動，當始於兩漢，至宋代已有行業專名，如宋吳自牧《夢梁錄·團行》：「買賣七寶者，謂之骨董行。」這是有關我國出現古董行業的文字記載，但文字記載總是遲於史事自身。惜以「古董」命名之著述，如片光零羽，繼明人董其昌的《古董十三說》之後，較有影響者唯近人趙汝珍的《古董辨疑》而已。

本書草創之際，所見者除卻「珍玩」「古董」之類專書之外，百科全書性的著述甚微，僅有今人銀嘉祥《物源百科辭書》、俞松年、毛大倫《生活名物史話》、抒鳴、銳鏵《世界萬物之由來》等幾種，多者收詞近三千條，少者僅一百八十餘款，可謂鳳毛麟角，已是難能可貴，惜容量本微，卻又中外兼蓄，虛實並存，涉獵雜蕪。今以譽稱「我國第一部物源工具書」（見該書序）之《物源百科辭書》為例，謹節抄其目錄如次：

A. 阿根廷、阿斯匹林、阿拉牛市、阿育王寺、阿拉伯數字、阿拉伯半島、阿育王寺的舍利、阿波羅太陽神銅像、愛神、艾草、哀樂；

B. 巴西、巴烏、巴黎、音樂盒、巴比妥、芭蕾舞、鈹和銈、八寶豆腐、巴蜀文字、巴基斯坦、拔河運動、巴黎聖母院；

C. 擦皮鞋、彩票、餐叉、餐巾、藏書票、廁所、冊與卷、柴油

機、蟬聯、唱片、長度單位米、鈔票、超級市場、超導材料、超導材料加速器；

Z. 足球賽出示的紅黃牌、足球裁判穿的黑衣、鑽探技術、最後一響、尊號、左傳、做生意、座右銘、左江歪塔、坐堂大夫、作謝作揖打千兒、左派和右派

.....

據以上論臚可知，當代尚無名實相副、通達古今的中華博物研究著述，我輩必須另闢蹊徑，予以重建，本《通考》承擔了這一歷史責任，故本書可稱之為當代第一部「中華古典博物學」。前已論及，作為傳統的「博物學」形成於秦漢間，只是有其實而無其名而已，大可借鑒，作為「博物學」一詞，則起源甚晚，始見於明楊士奇《東裡續集》卷十八引宋陸佃《埤雅》曰：「此書博物之學蓋有助焉。」《埤雅》如同宋羅願的《爾雅翼》一樣，為《爾雅》的羽翼之作，楊氏所言「博物之學」，當為今「博物學」的初稱，偏於《爾雅》所涉草木鳥獸蟲魚的闡釋。「博物之學」作為「中華古典博物學」發端之稱謂，見於《四庫提要》評陳元龍《格致鏡原》之語：「〔此書〕分三十類：曰「乾象」、曰「坤輿」、曰「身體」、曰「冠服」、曰「宮室」、曰「飲食」、曰「布帛」、曰「舟車」、曰「朝制」……曰「花」、曰「果」、曰「鳥」、曰「獸」、曰「水族」、曰「昆蟲」，皆博物之學。」此即「中華古典博物學」最為明確、最為全面的定義，本書出於多方面考慮未設「身體」，另設有《函籍》《香奩》《珍奇》《科技》等卷，在開闊了傳統的博物學天地之外，又致力於物、名間的生衍關係的探索，致力於同物異名與同名異物的研究。

今本書以中華民族所創造所關涉的浩博實物為研究主體，起於

遠古，達於今世，逐代探索，廣予羅致，述其形，繪其圖，力求齊備，錙銖無遺，其內容始自天宇地輿，萬物生殖、木果穀蔬、獸畜禽鳥、水族蟲豸，直至國法朝制、軍事武備、教育科技、禮儀風俗、冠服飲食、居處交通、巧藝遊戲、雕繪樂舞、醫藥健身、農耕漁獵，等等，囊括了中華自然界與社會活動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所涉之浩浩博物，力探其淵源流變，展現其形貌、功用及古今的異同，以便今世今人撥開千古迷霧，從而展現中華民族生存演進的直觀畫面，瞭解先民真切具體的日常生活，瞭解他們的愛憎與嚮往，以為今日今世之鏡鑒。如此橫涉自然、社會等多種學科，從而形成中華獨有的物態文化百科全書，中華獨有的連續五千載的物態文明史，今國人又有連續九千載之說。

本書三十六長卷中，卷卷以物為詞目，逐一考釋，唯恐難以盡言，每卷之首皆設有總論。總論之下又設專考，作為前後統領，便於展開論述。如下文所述諸物，「眼鏡」「火藥兵器」之類，在人類文明史中的地位、價值自不待言，即使屬獸畜花木之類，也不可以現代動植物學的詮釋為唯一依據。這些非人工製造之物，在我國也常賦予獨特意義，反映出我中華固有的民族性與古老國度的國體特色。如虎、狼、牛、馬、蘭、竹、梅、菊，各具人文色彩，既可逐一單稱，亦可兩兩連用，抒情達意，生動形象。有的似乎無甚鮮明色彩，但卻也不容輕忽。如本書《導論》中曾論及「白楊」一詞，指出「白楊」實非一般意義的可以隨地栽培的樹木，並頻頻出現在古代詩文中，但自兩宋至今，歷代注家無一確解，怎不令人感嘆！我國新版權威辭書《辭源》《漢語大詞典》雖收錄有「白楊」一詞，卻無一確解。

以上是僅就「博物」自身的研究而言，而就博物研究的天人關

係，就重建中華古典博物學而言，那又是一門博大的舉世無雙的獨立知識體系。下有詳論，此不贅述。

本《通考》之要義有二：一曰名，二曰物。名，重其源流探索；物，重其生衍研究。以「名」尋「物」，以「物」正「名」，「名」「物」兩重，而以「物」為主體。凡同物異名、異物同名者，亦必一一辨析，力求其得名由來，逐其流變。但本書又非訓詁學中的名物研究，因為名物研究不分虛實，或曰虛實並重，包括了神話傳說中龍鳳麒麟之類。本書所列博物，浩瀚無垠，卻無一虛指，無一出自想像，而博物的得名由來所關涉的神話傳說，則不可迴避，另有相應的闡釋，當作別論。「同物異名」的辨析最為複雜，頗費功力，而「異物同名」的辨析雖也不易，但甚便處置，只標出角號即可。本《通考》雖至為重古，但亦不薄今，探源逐流，源流並重。凡可藉以彰顯中華物態文化之博物，必刊載詮解。必須指出，本書極重博物的收錄闡釋，但必須藉此以彰顯我中華獨有的博物學精神，彰顯我中華獨有的古老而又嶄新的物態文明。

如，三十六長卷中的《天宇卷》收有人們習見的「月亮」，首先考釋了其得名之淵源及類型：一、陰陽五行說之類。單稱「月」，俗稱「月兒」、「月子」。古稱「太陰」，與「太陽」相對而言，亦稱「陰精」、「陰靈」、「陰怪」、「陰宗」等，近世西學東漸後，始稱「月球」；二、形體形象之類。如「玉鏡」、「水鏡」、「金鏡」、「飛鏡」、「瑤鏡」、「瑤臺鏡」、「玉輪」、「銀輪」、「瓊輪」、「霜輪」、「珠輪」等；三、美稱特稱之類。美稱如「卿月」、「麝月」、「璧月」、「冰暉」、「碧華」、「瑤波」、「水晶毬」、「荊山璧」等；四、神話傳說之類。其中又分三種：1、人神。如「望舒」，傳說是為月駕車之女神。亦稱「素舒」、「纖阿」、「月馭」或「月

禦」，又如「姮娥」，傳說是後羿之妻，因偷服長生不老藥而奔月。故亦稱「嫦娥」、「月娥」、「素娥」、「姮娥」、「金娥」、「瑤娥」、「嫦娥」、「娥景」或「儀景」等。儀，通「娥」；景，通「影」。2、動物神。如「玉兔」，初稱「顧兔」，傳說月中之陰精匯成顧望之兔，後又稱其作搗藥狀。亦稱「白兔」、「玄兔」、「兔華」、「蹲兔」、「蹏兔」（蹏，同「蹲」）「決鼻」（兔裂鼻唇，因以指兔。決，通「缺」，破裂之意。）「穴鼻」（穴，孔也。兔鼻唇有空隙，故代稱。）等，此外尚有三足之「玉蟾蜍」，傳為吉祥、長壽之物。省稱「玉蟾」、「玉蜍」，亦稱「金蟾」、「銀蟾」、「明蟾」、「素蟾」、「冰蟾」、「寒蟾」等；3、植物神。如「月桂」，傳為參天之桂花樹，隨砍隨生，亦稱「桂華」、「桂影」、「桂枝花」、「清涼宮」等；五、奇名雅稱之類。如「月姊」，《太平禦覽》卷一引漢佚名《春秋感精符》曰：「人主與日月同明，四海合信，故父天母地，兄日姊月。」意謂人主與日月為人倫關係，日為兄，月為姊，故稱。他如「穿線月」，七夕的月亮。有穿線乞巧之俗，故稱。

月亮的異名別稱，達二百二十餘種，所見所想，所涉傳聞佳話，較之「太陽」一文所收一百八十餘種，尤為宏富。掩卷沉思，頗多感慨，序者認為，先民與月亮有共生共存的不解情結，中華民族是一個明潔溫婉、追求自由，嚮往和平、極具夢想的偉大民族。愛月、詠月、賞月、拜月，深情綿綿。饒有趣味者，太陽神中驅使六龍為東君馭車的羲和，如同為太陰元君駕車的望舒一樣，竟也是一位女子，可見先民對於月神的推崇，對於女性的敬重與信賴！可見《通考》探討「博物」的意義並不只在「博物」自身，而是關聯著「博物」承載的傳統文化。

再如，本書三十六長卷中的《日用卷》所設「扇」文，涉獵非

常具體，又非常廣泛，同《天宇卷》一樣，體現了《通考》作者們的考辨功力。如其中的「合歡扇」，歷代詩文常有記敘描寫，卻極易與「團扇」混同。團扇是指以圓形扇面為主體的扇類。那麼何謂「合歡扇」？「合歡扇」產生於何時？答曰：其物至遲西漢已見使用。「合歡扇」乃是團扇的一種，特指兩兩相疊的合體「圓扇」，既為同圓相疊，則必同心，故後世又稱為「同心扇」，因其成雙成對，故又稱「比翼扇」「鴛鴦扇」。此扇專用以表述心心相印、圓滿的愛情。漢成帝女官班婕妤，因趙飛燕姊妹勢盛，自知見薄，曾以「合歡扇」為主題作《怨歌行》，以寄託艾怨之情。《文選·班婕妤〈怨歌行〉》：「新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為合歡扇，團圓似明月……涼風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李善注云：「古詩曰『文綵雙鴛鴦，裁為合歡被。』」「合歡扇」，比之於成雙的鴛鴦合歡被，又可證「同心扇」必是兩扇相交疊。「合歡扇」既「團圓似明月」，可證其外觀形狀與圓扇無異。南朝梁劉孝威《七夕穿針》詩中有「故穿雙眼針，持縫合歡扇。」此謂七夕之日，少女手持雙眼針將兩扇面縫合起來，以求結同心郎，單扇則勿須縫合。明羅頤《擬古詩》：「交交合歡扇，文綵鴛鴦羅。」此詩以「交交」狀其形，而非以「皎皎」寫其色，藉以凸現「合歡扇」的特點。而最奈人尋味的描述，乃是明王立道所作樂府《擣衣篇》：「玉關蕭索盡，音塵不可期……初縫合歡扇，中裝驃姚衣。」此詩敘一深閨女子思念遠戍邊關的情郎，因相見無期，於是開始縫製合歡扇，用以裝載「驃姚衣」，期盼情郎建功而歸。「驃姚衣」，漢武帝以大將霍去病北擊匈奴建大功業，封為「驃姚校尉」，《擣衣篇》特藉驃姚校尉之將衣為喻。「同心扇」「合歡扇」「鴛鴦扇」，皆為「合歡扇」的同物異名，本卷各有相應的考證，惜直至今日，何謂「合歡扇」？何謂「同心扇」「合

歡扇」「鴛鴦扇」？四者之間的關係如何？當代辭書、專著無一確解者，令人慨嘆！

以上是僅就著名文史記載而言，在其它有關社會活動、文化藝術活動中，扇的功用尤為多樣。如，製成三面，左右可自由開合，中間藏有裸女圖或裸交圖者，全部展開則成為木果或山水圖，稱「隱扇」。最早見於唐陳師道《初宵看婚》詩：「隱扇羞應慣，含情愁已多……更笑巫山雨，空傳暮雨過。」後世亦稱之為「三面扇」。時至清代，劉廷璣在其所著《在園雜誌》中，已有專章記敘明清時流行的各種扇體扇形及其用途。如以漏紗為扇面，可以隔扇觀人者，稱「瞧朗扇」；形色獨特，持為暗號者，稱「幽會扇」，等等。總而言之，扇已與國人結下不解之緣。本卷記敘了繼漢徐幹《團扇賦》之後，又有南朝梁武帝蕭衍、唐劉禹錫、宋陸遊、元楊維禎、明高啟、清吳偉業等等，皆有詠團扇之著名詩篇。此外，漢班固有《竹扇賦》、漢閔鴻有《羽扇賦》、魏曹植的《九華扇賦》（又可作《腰扇賦》）、晉傅玄有《狗脊扇賦》、唐郭振有《雉尾扇賦》、明楊循言有《摺扇賦》，清梁章鉅又有詠「風輪」（即輪扇，本書《日用卷》已有考釋，《導論》中亦曾涉及）詩。區區一扇，展現的卻是我華夏民族紛紛紜紜的大千世界，是我華夏民族九千載光輝燦爛的文明史。

《日用卷》所收「扇」及「扇」所反映的扇文化，只是該卷中的一例而已，其他如「屏風」「簾幔」「燈燭」「眼鏡」（下將述及）等亦各成相應的文化體系，常出今人之所料。

本《通考》對於草木蟲魚的考釋，也是別開生面，迥別於西方，不只是關注其生理生態，同時又關注其得名由來與神奇功效。如三十六卷中的《木果卷》收有「鎖鎖」條，何謂「鎖鎖」？明·

陶宗儀《輟耕錄·鎖鎖》載：「回紇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其火經年不滅，且不作灰。彼處婦女取根製帽，入火不焚，如火鼠布雲。」明張萱《疑耀》卷三亦曰：「今回紇之野馬川有木曰鎖鎖，燒之不燼，亦不作灰，婦人取根為帽……豈亦炎山木之類耶。」本卷作者對照其產地、用途，經反覆考證，認定「鎖鎖」者乃今藜科之梭梭屬（*Haloxylon ammodendron*）植物，又名「梭梭柴」「梭梭樹」，雖是灌木或小小喬木，卻大有用途，是我國西北、內蒙古乾旱荒漠地區固沙造林的優良樹種。此樹抗旱、耐寒、材質堅硬，且非常耐燒，一旦點燃，經久難滅，是沙區農牧民十分喜歡的薪炭用材，省時省力，據傳舊時婦人常取其鬚根編製為帽，冬暖而夏涼，明目醒腦，堅韌耐用，足證古籍所載並非虛構。同時又發現，這一「鎖鎖」又是一種名貴的中藥材，具有殺菌、降血壓、清肺化痰等功效。這一「鎖鎖」的考辨，不僅具有學術價值，且具有現實應用價值，可謂難得。

「木果」在動植物系統中同「花卉」「穀蔬」一樣，最具國際共用性、國際流布性，因而必須考釋其來龍去脈，探其源，逐其流，理清其在中國本土的接種傳播情況，同時要理清其得名由來。今再錄其「引種樹木」之「刺槐」的考釋如下：

刺槐原產北美洲，廣布於阿帕拉契亞山脈。原為天然林樹種，後經人工馴化，成為美國、加拿大東半部廣為栽培的樹種之一。1600年法國宮廷園藝師魯賓（Jean Robin）引入法國，1636年定植於宮苑，即今之巴黎植物園。1640年英皇查理一世之宮廷技師約翰垂德遜又將刺槐引入英國。7世紀，義大利、德國、匈牙利及非洲大陸諸國相繼引種。日本明治七年（1868）開始引種。我國引種刺槐始於清光緒三至四年間，清廷駐日副使張斯桂攜名古屋刺槐種子

回國，首植於南京，以為庭園觀賞。大量引種則是清光緒二十三年（1897），其時德人強佔山東膠州灣，迫使清廷簽訂《中德膠澳租界條約》，設立青島山林場，青島市區及膠濟鐵路沿線得以大量栽植。據此，作者釋其得名由來：刺槐，屬名「*Robinia*（魯賓尼亞）」，係瑞典博物學家卡爾·馮·林奈（瑞文 Carl von Linné）為紀念魯賓亞逝世百周年而以其名命名。引入我國後，初以日文音譯「名古屋樹」相稱，德人引入青島後，以其拉丁學名（*R.pseudoacacia*）字尾（-*acacia*）冠以「洋」字，稱「洋卡期」。其枝葉似槐，故又稱「洋槐」，以別於中國之古槐。又因刺槐多由德人引進，且幼枝生刺，故亦稱「德國槐」「棘子槐」「德國棘子槐」。青島原亦稱「琴島」「琴島」，而我國大量引種始於青島，故刺槐亦稱「琴樹」，或作「槲樹」，今魯北一些地區仍以「槲樹」相稱。20世紀1960年代後，為避崇洋之嫌，棄去「洋槐」之名，通稱「刺槐」，謂其似槐，然有刺耳。本卷先後引用《膠澳志》《山東各縣鄉土調查錄·歷城縣》《臨淄縣誌》以及左宗棠《美樹軒記》等資料，詳盡而全面。還對近年來刺槐栽培情況做了詳細闡述。古代引進樹種多有以其外語之音譯名相稱，本卷主編竭盡所能，追根溯源，探尋語源，並作出令人信服的考釋。可證本書作者目光之廣遠，學術之淵博，其功力非同一般。

再如，《水族卷》中收有棘皮動物「海參」，其物在當代國人心目中，是難得的美味佳餚，其滋補功能冠蓋當世，今日中國大陸，鼓吹之聲不絕於耳。《水族卷》既屬動植物範疇，依照世界通行的界、門、綱、目、科、屬、種七類階元系統，還原了其本真面貌：明確指出：海參為海洋動物中的棘皮動物門，海參綱之統稱，而後依據古代典籍記載，考證其物及得名由來：三國吳沈瑩《臨海水土

異物志》首見記載：「土肉，正黑，如小兒臂大，中有腹，無口目……炙食。」其時貶稱「土肉」，只是「炙食」而已。既貶稱為「土」，又止用於燒烤而食，此即其初始的「身份」「地位」，實是無足稱道。直到明代謝肇淛《五雜俎·物部一》中，始見較高評價，並稱其為「海參」：「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名海參。」「男子勢」指男子生殖器官之「男根」，因海參形如男性生殖器，俗名海男子，正與形如女性生殖器的淡菜（俗稱「東海夫人」）成對。以形補形，所以海參有溫補壯陽的功能，故而「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淡菜又稱「海牡」「東海夫人」，即厚殼貽貝。（詳可參見該卷之「淡菜」文。）謝氏在贊其「足敵人參」的同時，又特別標示了其不雅的綽號「海男子」。這從側面反映了明人對於海參仍非那麼珍視。故而在其當代權威的醫典《本草綱目》中未予記載。「海參」在清朝的國宴「滿漢全席」中始露頭角，漸得到重視。本卷作者在還其本真面貌的過程中，又十分自然地理清了海參自三國之後的異名別稱。如，「土肉」、「海男子」、「沙嘸」、「蚶」、「戚車」、「龜魚」、「刺參」、「光參」、「海鼠」、「海瓜」、「海瓜皮」、「海黃瓜」、「白參」、「牛腎」、「水參」、「春皮」、「伏皮」諸稱，除卻「蚶」字之外，其他十六個亦名別稱，古今辭書無一收錄，唯一收錄的「蚶」字，又含混不清。而「海黃瓜」則為英文 *sea cucumber* 的漢文義譯。英文喻稱「海黃瓜」，較中文之喻稱「海男子」似有異曲同工之妙，又可證西人對國人海參並不那麼重視。

在整體考釋了海參綱之後，對於綱下各科屬的海參，又依照瑞典卡爾·馮·林奈（瑞文 *Carl von Linné*）創立的雙名命名法命名，至為周嚴。下列兩例，略見一斑：

梅花參：海洋動物名，棘皮動物門，海參綱，楯手目，刺參科，梅花參（*Thelenota ananas*）。體長可達一米，圓筒狀。為海參綱中最大的一種。背面肉刺（即觸角）甚大，每三至十一個肉刺基部相連呈花瓣狀，故名「梅花參」。又因體形很象鳳梨，亦稱「鳳梨參」，俗稱「紅刺參」。（以下考釋文字省略）

海地瓜：海洋動物名，棘皮動物門，海參綱，芋參目，尻參科，海地瓜（*Acaudina molpadioides*）。體呈紡錘形，最長二十釐米，有觸手十五個，活體肉紅色，體壁薄，半透明，體形和顏色都頗似番薯，因以得名。亦稱「海茄」、「海瓜」、「茄參」、「海茄子」、「香參」、「白參」。（以下考釋文字省略）

如同「梅花參」「海地瓜」科屬之類的海參的本名、異名計有十餘種，不再舉證。

以上僅以《天宇》、《日用》、《木果》、《水族》四卷為例而已，全書三十六長卷，卷卷不同，各有千秋。此外，還有那些奧妙的自然物，人世間時有發現，典籍卻少有記載，已成千古之謎，因其屬我中華所故有而罕見的珍奇博物，故本書亦甚重視，特設《珍奇卷》，力予考釋。《珍奇卷》中除卻人們愛惜的珍寶外，那些奇特的自然物尤為神妙。如「靈通石」，亦稱「奇石」、「神石」、「報警石」。該石位於太行山大峽谷林縣境內高家臺輝伏岩村。石體方正型，外觀紫紅色，長寬皆3米，厚2米，頭西尾東，斜插於地。石正面可以清晰的看到兩個似豬的眼睛，一睜一閉，配合岩石的紋理，像是一頭體積龐大的臥豬，每逢天下大事發生，能發聲如豬叫，大事大叫數十天，小事則小叫數日，故俗稱「豬叫石」，世人稱之為「太行第一奇觀」。再如「茴香石」，乃是一種能散發茴香香味的石頭。此石位於廣西壯族自治區天峨縣向陽鎮平臘村板鳳

屯路邊，重約兩噸，外觀呈不規則的三角形，猶如一頭匍匐在地的猛虎，故亦稱「臥虎石」。當人們用手觸摸此石時，手掌就被薰陶，能散發出八角茴香的芬芳，如有人想敲下一點香石帶走，但被敲下的石頭一離本體，香氣即失，無一例外。據反復調查，附近並沒有八角樹和香草之類的植物，兩石何以有如此「本能」？地礦與地質學家只有「望石興歎」而已。又如「閩侯應潮井」，亦稱「會潮井」。位於福建省閩侯縣雪峰山。井的四周皆為堅硬的岩石，其獨特之處在於井中水的深淺與海潮漲落的時間完全一致，海水漲潮時，井水涓涓流湧，井水水位逐漸上升；海水退潮時，井水悄悄退縮，井水水位逐漸下降。此地距東海數百里之遙，且在高山之上，為何井水會與海水遙相感應？不得而知。此外又有「油沃玉帶井」，位於閩南漳浦縣油沃村。其四周皆為海水，唯獨此井為天然淡水，乃是清冽的湧泉。何以如此？亦不得而知。兩井何以有如此「本能」？有關專家也只有「望井興歎」而已。以上舉證，本書《導論》中而已有詳釋，此不贅述。其他獨特的自然物，尚有漫漫然如同井石之類者，本書《珍奇卷》多有收錄。可證本《通考》有關博物源流考鏡的全面性與客觀性，並非僅以文獻記載為依據，係以忠實於確有的歷史、忠實於目睹的現實為主旨。

是的，本書宗法樸學，不尚空論，在在有據，既重典籍記載，亦重實物考察（包括出土文物的考查），除卻前述博物類專著自身外，今將博物研究所涉文獻歸納為九大系統：一曰史志系統。即史書中與紀傳體並列，所設相對獨立的諸志。如《禮樂志》、《刑法志》、《藝文志》、《輿服志》等，頗便檢用。二曰政書類書系統。重在掌握典制的沿革，廣求佚書異文。三曰考證系統。如《古今注》、《中華古今注》、《敬齋古今註》等，其書數量無多，見重

實物，頗重考辨。四曰博古系統。如《刀劍錄》、《過眼雲煙錄》、《水雲錄》、《墨林快事》等，這些可視為博物研究散在的子書，各有側重，雖常具玩賞性，卻足資借鑑。五曰本草系統。其書草木蟲魚，水土金石，羅致廣博，雖為藥用，已似百科全書。六曰注疏系統。為古代典籍的詮釋與發揮。如《易》王弼注、《史記》裴駟集解、《老子》魏源本義、《楚辭》王夫之通釋等。七曰許學系統、雅學系統，或直稱之為訓詁系統，其主體就是名物研究，後世稱為「名物學」。八曰異名辨析系統。如《事物異名》、《事物異名錄》等，為名物學的重要分支，旨在同物異名辨析。九曰文物考古系統。這是博物研究中至為重要的最具震撼力的另一方天地，因為這是以歷代實物遺存為依據的，在本書編纂過程中常與文獻比照，每每有所創獲。除卻九大系統外，尚有古代筆記、小說、話本、雜劇之類被正統學者輕視的讀物，這是正統文化之外，隱逸文化、民間文化的淵藪，一些世俗的衣、食、住、行之類日常器物，多藉此得見生動描述。

然而中國的博物研究，非如瀑布之直下，卻似大河之九曲，時有峽穀，時有險灘，此又迥異於西方，從而導致了國脈與國運的不同，何以如此？這就不得不從我國傳統的哲學思想、傳統的禮制談起。

《周易·繫辭上》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何謂「道」？所謂道乃「先天地生」，無形無象、無聲無色、無始無終、無可名狀、為「萬物之所然也，萬理之所稽也」（《老子》卷上、《韓非子·喻老》）；何謂「器」？器即宇宙間實有的萬物，包括了一切科技發明。「道器關係」本是一種有形無形、可見與不可見、互生互存關係，並非區分優劣的所謂「上下」。但後世漸形

成「重道輕器」的觀念。「器」必須在「道」的限定之下進行，不得隨意製作。「道器」關係若何？何以劃定？《老子》的開篇就有精彩論述，就博物學的角度而言，序者主張「器以載道，道以器傳」。器，至巨至大，至細至微，充斥天地間，而盡皆不虛，或有實物傳世，或有形體可指。器即博物，博物即器。本書甚重傳統文化的道器之說，借博物以弘揚中華之大道，於是定名為《中華博物通考》，並進而重建中華古典博物學。

《導論》中論及，國人多不知我國何時出現了「酒壺」？不知我國於兩千年前已製造了用以納涼的「七輪扇」，而自家的「四大發明」，如同「大熊貓」一樣，竟是外國人代為發現的，等等。何以如此？因「酒壺」、「七輪扇」、「四大發明」之類，乃所謂「道器」之「器」，這些具體繁瑣事物，似乎無須在意，足證重道不重器之餘習，今人在自覺與不自覺中一脈相傳，沿襲不休。本書撥正了「重道輕器」的傳統觀念，努力實踐了「器以載道，道以器傳」的宗旨。而全書所涉之天文、曆算、醫藥、針灸及近三百種醫療用具，亦可藉以得知我偉大中華民族並非僅有「四大發明」之類，至於本書《國法》、《朝制》、《禮俗》諸卷所涉博物尤為宏大，多可藉以考見我中華數千載盛衰之大道也。

如前所述，「器」必須在「道」的限定之下進行，不得隨意製作。在我國古代，「道」漸演化為統治者實施專政的得力手段。史載，殷紂王曾「作奇技淫巧，以悅婦人。」（《書·泰誓下》）為百代唾罵，萬世不齒！何謂「奇技淫巧」？唐人孔穎達釋之曰：「奇技謂奇異技能，淫巧謂過度工巧……技據人身，巧指器物。」所謂「奇技淫巧」，今大底可釋之為超常的創造發明（或可直釋為科技）。前文《導論》中已述及，「百代不齒，萬世唾罵」者，並不在於「奇

技淫巧」這一超常的創造發明，而在於紂王奢靡無度，用以取悅婦人的種種罪孽！時至周代，對此超常的創造發明，已有進一步的法律限定：「作淫聲、異服、奇技、奇器以疑眾，殺！」這也就是說要杜絕一切創造發明，連同歌聲、服飾也不得超乎常規，否則即犯殺罪！因而在中國古代，科學技術大受其創，並一直處於陰隱狀態。

故而今有學者認為，「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哪裡又有什麼中華博物學？所謂中華博物學只是一種「非科學性思考」，只是「前科學時代的粗糙的知識和技能的雜燴」，因而沒有什麼科學價值，當然也就沒有存在的必要，這就是現代「唯科學主義」的流弊，即論定萬事萬物的是非曲直，必以是否合於「科學」為依據，時人稱之為「科霸」。那麼，中國古代果真是「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果真只是「前科學時代的粗糙的知識和技能的雜燴」麼？客觀而論，重道不重器的習慣勢力，禁絕奇技奇器的嚴酷律令，對中國古代科技的發展，無疑是一種極大的扼制與摧殘。如《導論》所述公輸般首創之升降機，迄未傳世，直至 18 世紀後，始從西方反傳中國。此類創造發明，在本書中多有陳述與考證。如「眼鏡」，古今學者皆斷定為明代中葉之舶來品，初名「愛逮」「優逮」或「鬚鬚」，至為貴重，僅見於宮廷之內或巨富人家。實則不然，《墨子》中的《經下》《經說下》已有關於光的直線傳播、反射、折射、小孔成像、凹凸透鏡成像等連續論述，與後世西方光學原理盡同。這一原理的提出，必當有各式透體器物，如鏡片之類為實驗依據，這類器物的名稱曰何？今已不得而知。時至西漢《淮南子·泰族訓》中，已有「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之說。「金目」，即今之眼鏡或望遠鏡之類，此當是我國典籍中所見的最早稱謂。何以稱

「金」？漢高誘注曰：「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金」，借釋為「深」。「深」，深遠也。「射準」，求得準確也！惜此一「金目」，自西漢以還，國人向無重視。迄今不知為何物。據上述《經下》《經說下》記載可知，早在戰國時期，先賢已有光學研究的成就，可證「金目」其物的出現並非偶然，技術背後的無形探索與設定，常常就是科學，亦可證今學者稱「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只是「前科學時代的粗糙的知識和技能的雜燴」之說，是何樣的輕率，是何樣的武斷！而且，中國古代科學的出現，並非偶然。

在我華夏，除卻禁絕奇技奇器的嚴酷律令之外，凡政治清明或自由開放的朝代，必有「奇技奇器」傳世。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不乏科技活躍的黃金時代。如戰國盛世、漢武盛世、唐開元盛世、宋嘉佑盛世、明永宣盛世、清康乾盛世等，這也正是古老中國獨步世界的時期，古老中國的輝煌時期。這些朝代所創諸多「奇技奇器」，散見於歷代筆記、雜著、語林、逸聞中，尤多見於傳統的《博物記》、《博物志》、《廣博物志》、《物祖》、《物始》、《事物紀原》、《格致鏡原》等專書的記載，可以說這些「奇技奇器」的發明，就是中國的「科技」，也正是《中華博物通考》考證的淵藪之一。在此必須指出，與「技術」並行的有「發明」一詞。何謂「發明」？今多指創造出前所未有的事物和方法。有技術不一定有發明，有發明必則定有技術，在此必須特別指出：發明與科學有時很難割斷，發明家常常就是科學家，科學家必定是發明家。歷代有如此之多的「發明」，何可妄稱「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在古老中國的歷史長河中，如同其它古老國度一樣，更有超乎人類想像另一種科學技術，當今學界稱之為「黑科技」，那就是現代科學技

術望塵莫及、無法破解的那些古老文化遺存。前文《導論》曾述及臨潼始皇陵西側出土了兩乘銅車馬，其物距今已有兩千二百餘年，兩輛車的車傘，厚度僅 0.1-0.4 釐米，一號車古稱「立車」或「戎車」面積為 1.12 平方米，二號車 2.23 平方米，皆用渾鑄法一次性鑄出，整體呈穹隆形，均勻而輕薄，這一鑄法迄今亦是絕技。而更絕的是一號立車的大傘的傘座和手柄皆為自鎖式封閉結構，既可以鎖死，又可以打開，同時可以靈活旋轉一百八十度，隨太陽的方位變化而變化，亦可取下插入野外，避烈日，避風雨，賞心悅目。令人尤為稱奇的是，打開傘柄處的雙環插銷，傘柄與傘蓋可各獨立，傘柄就成了一把尖銳的矛，傘蓋就成了盾，攻守自如。這一 0.1-0.4 釐米的盾，其抗擊力又超乎今人的想像。故國際友人贊之為「黑科技」（意謂超越當今之科技，出於人類的想像之外。按，稱之為「超科技」，似更易理解，更準確。）另如徐州市龜山西漢楚襄王墓北壁的西邊牆上，非常清晰地顯示一真人大小的影子，酷似一位老者，身著漢服，峨冠博帶，面東而立，作揖手迎客之狀。人們稱其為「楚王迎賓圖」。最初考古人員發掘清理棺室時，並無壁影。自從設立了旅遊區正式開放後，壁影才逐漸的顯現出來，彷彿是楚王的魂魄顯靈，親自出來歡迎來此參觀的遊人一樣。楚襄王名劉注，是西漢第六代楚王，死後葬於此。劉注墓中還有五謎，今擇其三：一，工程精度之謎：龜山漢墓南甬道長 55.665 米，北甬道長為 55.784 米，沿中線開鑿，最大偏差僅為 5 毫米，精度達 1/10000，兩甬道相距 19 米，夾角二十秒，誤差為 1/16000，其平行度誤差之小，大約需要從徐州一直延伸到西安才能使兩甬道相交。按當時的技術水準，這樣的墓道是何人如何修建的？二，崖洞墓開鑿之謎：龜山漢墓為典型的崖洞墓，其墓室和墓道總面積達到 700 多平方米，容積達 2600 多

立方米。幾乎掏空了整個山體。勘察發現，劉注墓原棺室的室頂正對著龜山的最高處，劉注府庫中的擎天石柱正位於南北甬道的中軸線上。龜山漢墓的工程人員是利用什麼樣的勘探技術掌握龜山的山體石質和結構？三，塞石之謎：防盜墓之石。南甬道由二十六塊塞石堵塞，分上下兩層，每塊重達六至七噸，兩層塞石接縫非常嚴密，連一枚硬幣也難以塞下。漢墓的甬道處於龜山的半山腰，當時生產力極為低下，人們是用什麼方法把這些龐大的塞石運來並塞進甬道的？如此之類的「黑科技」，在本書《珍奇卷》中常有記載。斷言「中國古代只有技術而沒有科學」者，大約不瞭解在中國古代不只有科學技術，而且竟然有超越科學技術的「黑科技」！

在中國的歷史長河中，時見新奇可愛器物的發明，這些發明的背後體現的正是中國古代的科學！可惜其遭遇如同鬻隸、金日一樣，在重壓之下，或沉寂無聲，或徘徊不前，包括那些直接用於戰爭、關係到國家存亡的震世發明，如火藥兵器火箭、火銃、快槍、炸彈、地雷、水雷等，自兩宋至明清，歷代朝廷，陳陳相因，同樣未引起足夠重視！直至鴉片戰爭之硝煙驟起，面對列強的火砲鐵艦，清廷上下始一片驚恐，而愚妄的衛道者仍斥之為「祖宗早已有之」的「奇技奇器」，揚言「只可呈一時之威，必自生自滅」。未料「祖宗早已有之」的「奇技奇器」，變得愈加奇妙，竟然所向披靡，全無衰象。清廷面臨覆亡，轉而俯首西向，全盤西化，始發現「西人凡都會之地，皆有博物院、比較場，聚國中之物產器用，陳於一院，以供眾覽，而相與衡較其巧拙優劣。凡有新製一奇器，新得一異物，亦令送入院，揚其姓名，以示表異，而兼以延其聲譽，廣其銷路」（清孫詒讓《周禮政要·觀新》），可見與中國古代禁絕「奇技奇器」絕然相反，西方給予其國民全力支持與鼓舞。而清廷的全

盤西化，只是為挽救其垂亡的命運而已，涉及民生民願，卻又是左右盼顧，步履蹣跚。著名的故宮博物院的建立，已是清廷覆亡後的民國十四年（1925），而且非常偶然。那是1924年馮玉祥在第二次直奉戰爭中發動「北京政變」的結果。而這一「博物院」只是展覽清故宮所藏的古董、文物而已，哪裡有什麼新製奇器、新得異物？又怎會延其聲譽，廣其銷路？1912年10月，中華民國成立後，決定成立近代化的國家博物館，但直至1926年10月，才正式對外開放。館址選在天安門午門及午門與端門間的東西朝房，僅十個陳列室，展出也只是古董、文物，僅寥寥兩千件而已，同樣與當代國計民生毫無幹係，且規模甚小，較上述故宮博物院又遜一籌，這就是我國當年西學東漸的博物院館。

那麼，在近現代，國人又是如何對待古代的「奇技奇器」的呢？如著名的古代「四大發明」，今已家喻戶曉，婦幼皆知，但卻如同可愛的國寶大熊貓一樣，乃是西方學者代為發現。我仁人志士，為喚醒「東方睡獅」，借此「四大發明」，竭力張揚，以振奮民族精神。這「四大發明」雖非被禁絕的「奇技奇器」，且影響非凡，但在中國傳統文化中亦無其重要地位，其中「火藥」見載於唐孫思邈《丹經》，「指南針」「印刷術」同見載於宋沈括《夢溪筆談》，皆非要籍鴻篇，唯造紙術見於正史，全文僅七十一字，緊要文字只有可憐的四十三字（《後漢書·宦者傳·蔡倫》）。而這「四大發明」中又有兩大發明，不知為何人，與西方「揚其姓名，以示表異」，相去甚遠。中國古代論道的典籍浩如煙海，俯拾皆是，而有關科技的著述卻寥若晨星，如此可憐。中華民族大智復大失，致令百代惋嘆！悠悠數千載，其末流餘緒，迄今不衰。試看，某評某論，洋洋灑灑，動輒萬言，無所建樹，閱後常有悔不當讀之感。而每遇古器

古物，則又向壁臆解，似是而非，或張冠李戴，或指鹿為馬，自欺欺人。時至今日，有關「四大發明」，當代權威辭書除卻「指南針」之外，其他三大發明竟無一收錄！何以如此？實是匪夷所思！

國人對於先民的重大發明，一向不甚關注，對於古代慣用常見的博物，尤為漠視，久已成習，形諸於詩文繪畫，則常常錯誤百出。如明代的大作家羅貫中《三國演義》中描寫關羽出征，總是於馬上持青龍偃月長刀而戰，施耐庵《水滸傳》中梁山馬軍五虎將之首稱之為關羽後人的關勝同樣使用偃月長。當代大畫家繪製關羽捋鬚夜讀之兵書，竟分明是線裝本，而繪製西施浣紗，其背景竟出現了遠山寶塔，諸如此類，不一而足。豈知西施生於先秦時，哪裡有什麼寶塔？關羽生於三國時，哪裡有什麼偃月長刀？揮長刀於馬上，尤屬蠢舉，為兵家大忌。線裝書宋代始見端倪，實則盛行於明代，關羽何得翻閱？其他那些「日用小器」，更是無人理睬，倍受冷落。對此，序者心感身受，記得上世紀 1990 年代初，序者應邀寫過幾篇考據文章，其中一篇論及唐代元和之前沒出現可以斟酒的酒壺，元和之後才開始使用注子。注子近似今之酒壺，形若長頸汲瓶，而蓋、嘴、柄俱全。唐人李匡乂《資暇集》卷下記其緣起演變甚明，宋代林洪《山家清事·酒具》又記其事，證據卓然，本當毋庸置疑，豈料事與願違。因自魏晉達於唐代，已形成了酒文化的巔峰，近世詩文中常常關涉唐人飲酒與酒壺，而這些詩文又多有誤解，尤其是一些名家之作，影響廣遠，擁大批「粉絲」，於是當年的這一考據遭遇了無情的攻擊。攻擊者稱：詩文作者在動筆之時，先慮及所謂考據，戰戰兢兢，散其精力，難有傳神之作，考證之舉並非作家的最佳選擇，況且「藝術只有美與醜，不計是與非」。又稱：「酒壺」一詞，至遲三國時已見行用。如，吳國重臣鄭泉一生嗜酒如命，

臨終告同道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見《三國志·吳志·吳主傳》裴松之注引三國吳韋昭《吳書》）。攻擊者者強調：有其名必有其物，此壺既用於以盛酒，亦必可斟酒，古人未必那麼笨！那麼，三國時之酒壺究為何物？此物其實是專用以貯酒之酒罈。鄭泉正盼作專用以貯酒、而不能隨時注出的那種酒罈，方可了其心願。當時尚無「罈」字，貯酒器即先秦以來的斂口筒狀物「壺」，故而稱之為「酒壺」。此種酒壺與唐代元和之後發明的形若長頸汲瓶，而蓋、嘴、柄俱全可以斟酒的酒壺迥然不同。在中國文化史中，有其名未必有其物，名同亦未必物同。至於藝術是否「只有美與醜，不計是與非」，這似乎是可以討論的另一命題。但是一部優秀作品必須符合歷史真實，若將後世的人與物舛入前朝中，「不計是與非」，那是對世人與後世的一種戲弄！以上這種無情攻擊，實則是傳統文化中重道不重器的遺風。可嘆作為世界上最早的釀酒大國，我們的國民竟不知酒壺為何物！因為國人所注重者在酒功、酒禍、酒與文人、酒與詩人、酒與書家、酒與畫家、酒與美女、酒色亡國之類，「坐而論酒」，借酒以論道，滔滔然「酒道」大彰，小小酒壺豈可「論」乎！憶往事，無限感慨！

可見編纂一部《博物通考》是何樣的必要，又是何樣的應時！本書的編纂，正是承載了釐正道器關係，重建中華古典博物學的歷史使命。

在本《通考》的編纂過程中，常常遇到的重要命題，那就是以上論及的「科技」。如前所述，今之「科技」，在中國上古被混稱為「奇技奇器」，本是被禁絕了的，直至清廷覆亡，迄未重視，迄無定位，導致國勢衰微，外寇侵略，民不聊生。這正是西方視之為

愚昧落後，敢於長驅直入，為所欲為的原因。因而一個國家、一個民族，要立於不敗之地，必須擁有自家的科技！何謂「科技」？本書依前述的「道器論」，詮釋如下：

科技衍生於器，驗證於器，多以器為載體，是推進或毀壞人類社會的一種無窮力量！故而又必在人間正道的制約之下。此即本書道器並重之緣由，或可視為天下之通理也。自 18 世紀英國工業革命以來，科學技術的發展就引起西方乃至全世界的高度重視，這無疑是人類社會的福音，但潛在的弊端也漸顯露，如無盡的開采挖掘，無盡的探測實驗（包括核子試驗），再由本國而侵入他國，自然環境漸遭破壞。至 20 世紀第三次科技革命之後，學界稱之為「科技革命的紅燈時刻」。這一時刻，其勢如風馳電掣，人類社會發生了嶄新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又面臨可怕的難以預測的禍患。各國憑仗科技，你爭我奪，互不相顧，國際關係日趨惡化、人類社會已面臨種種巨大災難，現代戰爭與屠殺、山林破壞、大地沙化、水污染、大氣污染、核污染等等。時至 21 世紀，又凸顯了另一災難，即瘟疫肆虐，病毒猖獗，禍起一地，迅而漫延，危及整個世界。這一系列禍患緣何而生？天災之外，罪魁為人。何也？世間萬種生物，習性歸一，即但求生息而已，而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卻是欲壑難填，永無休止，終日裡追求享樂，窮奢極侈，常常是花天酒地、醉生夢死，為滿足一己之貪婪，即可塗炭生靈，任你山中野外，任你江面海底，任你晝藏夜出，任你天飛地走，皆得作我盤中佳餚。閒暇之日，又喜魚竿獵槍，目睹異類掙扎慘死，以為暢快，以為樂趣。凡此種種，怎不令人憂慮，令人悲痛？

為解決這一全球性災難，中外科學家作了多方探索，不懈努力，而收效甚微。直至 1988 年 1 月始見希望，其時七十五位諾貝爾獲

獎者齊聚巴黎，在其會議宣言中鄭重聲明：「如果人類要在 21 世紀生存下去，必須回頭到兩千五百年前去汲取孔子的智慧。」（《儒學思想與現代社會研討會報告》，載馬來西亞華文《南洋商報》1990 年 4 月 9 日）這是何等驚人的預見，又是何等嚴正的警告！現代大儒日本岡田武彥，亦指出應以儒學克服因科技發展而產生的種種可怕弊端，否則人類的未來命運難以想像，岌岌可危。這一莊重的巴黎宣言，這一現代大儒的睿智呼籲，發聾振聵！但這七十五位宣言者，沒有一位是我華夏同胞，而另一位遙相呼籲者，則出自強盛而疏遠的鄰邦。這一宣言，這一呼籲，非常誠摯，非常客觀，他們對孔子的認知與崇敬，超乎想像！可惜包括國人在內，迄今未見有力的宣傳報道，迄今沒有多少人知曉，迄今並沒有讓慾壑難填的世人警醒，更沒有引起各國當權者的重視！當權者所重視的，似乎永遠是為一國、一族或一己之私利，為此，常常不惜一切手段製造殺人武器，或有形或無形，旨在滅絕對方，無論男女，無論老少，全無顧忌，這是何樣的瘋狂？這是何樣的殘忍？近世善良的人們提出「為了人類自身的生存，必須愛惜並保護大自然」，對此一美好願望，萬眾翹首，普天同盼，而對於當權者而言，卻只是一種響亮的口號而已，天下蒼生可奈何？作為「萬物之靈」的人類，具有高智慧，擁有高科技，確乎超越了萬物，但若背離人間正道，必將與萬物同歸於盡。

古老的中國，在形成「孔子的智慧」之前，先祖早已重視了人與自然的關係。據今世的人類學史可知，約在七千年前，我中華先祖已能夠通過對於蟲鳥之類的物候觀察，熟練地確定天氣、季節的變換，相當完美地適應了生產、生活、繁衍發展的需求，這一遠古的測算應變之舉，已處於世界領先地位。約四千年前，夏禹之時，

已建有令今人嚮往的廣袤的綠野濕地。《尚書·禹貢》即記載了雷夏、大野、彭蠡、震澤、荊澤、孟豬、豬野、雲夢諸澤的形成及其利用情況，如其中指出：「淮海惟揚州，彭蠡既豬（瀦），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貢惟金三品，璠璣篠簜，齒革羽毛，惟木。」這是說揚州有彭蠡、震澤兩方綠野濕地，適合於鴻雁類禽鳥居住，適合於篠竹（箭竹）、簞竹（大竹）生長，青草繁茂，樹木高大，向君主進貢物品有金銀銅等三品，又有璠璣美玉、箭竹大竹以及象齒皮革與孔雀翡翠等禽鳥羽毛。所謂「大禹治水」，並非只是被動的抗災自救，實則是順天應時，大治山川，廣理田野，調整人與大自然的關係，使之相得益彰。《逸周書·大聚解》又載，夏禹之時「且以並農力，執成男女之功，夫然有生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天不失其時……方此為人，此謂正德。」此即所謂夏禹「劃定九州」之功業所在，其中「方此為人，此謂正德」的論定，已蘊含了後世儒家「仁者，愛人」的觀念。事越千載，西周初期，已設定掌管國土資源的官職「虞衡」，可謂「虞衡」？掌山澤者謂之「虞」，掌川林者謂之「衡」（見《周禮·天官·太宰》及賈疏）。後世民眾，繼往開來，對於保護生態環境，對於保護大自然，採取了多種措施，又設有專司觀察氣象、觀察環境的機構，以及方士之類的「巫祝史與望氣者」，多管道、多方位進行探測研究，從而防患於未然。如《墨子·號令篇》（一說此篇非墨子所作，乃是研究墨學者取以益其書也）曰：「巫祝史與望氣者，必以善言告民，以請（讀為「情」）上報守（一說即太守），無「巫」與望氣，妄為不善言，驚恐民，斷弗赦。」這裡明確地說，由「巫祝史與望氣者」負責預告各種災情，但不得驚恐民眾，否則即處以重刑，絕不饒恕。這是何樣的遠見卓

識，這又是何樣的撫民情懷！可知自夏禹以來，先民對於大自然與蒼生有一種別樣的愛惜、保護之舉，非常全面而嚴厲，防範措施，非常細密。《逸周書·大聚解》又有以下記載：夏禹時期設定禁令，大力保護山林、川澤，春季不准帶斧頭上山砍伐初生的林木；夏季不准用漁網撈取幼小的魚鱉，此即世界最早的环境保護法。《韓非子·內儲說上》又載：殷商時期，在街道上揚棄垃圾，必斬斷其手。至西周時，曾頒佈了今人樂於稱道的《伐崇令》：「文王欲伐崇，先宣言曰……令毋殺人，毋壞室，毋填井，毋伐樹木，毋動六畜，有不如令者，死無赦！崇人聞之，因請降。」（見漢劉向《說苑·指武》）。其後，又有更為具體規定：不准搗毀鳥巢，不准殺死剛學飛的幼鳥和剛出生的幼獸，春耕季節也不准大興土木，更不准興兵殺伐。一言以蔽之：「毋變天之道，毋絕地之理，毋亂人之紀。」（見《禮記·月令》）這一「毋變」「毋絕」「毋亂」之結語，正是後世儒家「天人合一」說的本源。至春秋戰國之際，法律法規的範圍更加全面，同樣特別嚴厲。這一時期已經注意到有關礦山的開發利用，若發現了藏有金銀銅鐵的礦山，立即封禁，「有動封山者，罪死而不赦。左足入，左足斷，右足入，右足斷。」（《管子·地數》）古人認為輕罪重罰，最易執行，也最見成效，勝過重罪重罰。這些古老的嚴厲法令，雖是殘酷，實際卻是一聲斷喝，讓人止步於犯罪之前，因而犯罪者甚微。這就最大限度上保護了大自然，同時也最大限度上保護了人。我華夏先祖的這一大智慧、大智謀，為後世留下了賴以繁衍生息的楚山漢水，留下了令人神往的華夏聖地，我國遂成為倖存至今、世界唯一的文明古國，若無限定「奇技、奇器」的禁令，那將是世界一流強國！當然，「若無」已經成為永遠的不可能，但卻可以成為一種沉痛的教訓。

與此一古老傳統遙相呼應而又超越古老傳統者，正是前述七十五位諾貝爾獲獎者倡導的「孔子的智慧」，正是本文指稱的以孔子及其創立的儒學為代表的人間正道。

何謂「人間正道」？此即孔子終生堅守的「仁義之道」「敬天之道」。何謂「仁」？子曰：「愛人！」（《論語·顏淵》）即克己復禮，人人相親之意。何謂「義」？子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意即重正氣，絕不損人利己。孔子又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這就是孔子的道德觀與道德規範。今人若遵從孔子的教誨，一切貪得無厭的醜行，戰爭與屠殺的悲劇，普天污染的災難，當然可以減少或杜絕。何謂「天」？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孔子認為四季變化、百物生長，皆有自己的運行規律，人類應謹慎遵從，應當敬畏，不得違背。孔子指稱的「天」，實則指他所認知的宇宙。對於「天」，孔子極為尊崇，強調「巍巍乎唯天為大」（《論語·泰伯》）。此即孔子的天人觀、宇宙觀。「巍巍乎唯天為大」，在此昊天之下，人是何樣的微弱，面臨小小的細菌、小小的病毒，即可成片倒下！如前所述，瘟疫的蔓延，天災之外，常是人禍，是人自作孽所致。故而《孟子·盡心上》又提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漢代大儒董仲舒在《春秋繁露·深察名號》中，為維護皇權的需要，建立了皇權天授的觀念，為此又有「天人之際，合而為一」的主張。時至宋代，大儒張載《西銘》則又有「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之名言，即將所有的人皆當做同胞，世間萬物盡視為同類，這是最為明確的天人合一論。放眼世界，佛祖慈悲，教人不殺生靈，禁絕惡習，上帝仁愛，教人自悔罪孽，洗禮戒心，而在《古蘭經》中，聖徒們則直呼：「主啊，求你拯救我們，脫離

罪惡，讓我們變為仁義！」如前所述，貪婪的人類始終處在自覺與不自覺的罪惡中，必須拯救。仁義，即人間正道。是的，不分古今，不分中外，人間正道總是一脈相承，今人若有所敬畏，或有真誠的信仰，或有古賢人的博大襟懷，豈能有上述惡果？世無正道，人類肆意妄行，最終被毀滅的將是人類自己？本書尊崇的正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所形成的深廣宏遠的中華之道，序者贊之為人間正道、人間大道，正是與天地並存的「道中道」，孔子及所創儒學即為典型代表！近世以來，我同胞或出於善良的願望，好心誤判，或出於別樣的目的，對自家聖人時常是百般挑剔，屢屢攻擊，令人痛心，更令人憤怒者，百年前為了「打倒孔家店」，肆無忌憚，竟在孔子的故居演出《子見南子》，將孔子醜化為一個行為不端、賊眉鼠眼的好色之徒，必予置之死地而後快！往事不堪回首，「睡獅」本當已醒，豈料時至今日，面對發聾振聵的巴黎宣言，面對國外大儒的睿智呼籲，在聖人誕生的本土，在我中華大地，我同胞自家卻仍未見怎樣的振奮與響應，又怎不令人悲嘆！

基於上述論斷可知，中華古典博物學是物我同類、天人合一的博大的獨立知識體系，是理解和詮釋世界的另一種視野。若全人類同守這一體系，同有這樣的視野與襟懷，何至於面臨 21 世紀的災難？為此，我中華兒女、全國同胞，必須驚醒，責無旁貸，率先付出巨大努力。為此，我《通考》同仁三代相繼，為弘揚我中華傳統文化，為弘揚我中華久有的人間正道，為本書的編纂傾盡了一己之力。

本書草創於 1990 年夏，展開於 1992 年春，始定名為《中華博物源流大典》，共分三十二門類（即三十二卷）。此後，歷經斟酌修補，其要旨在於探討我中華浩浩博物的淵源與流變，為國內獨

有，無所借鑒，期望成為經典性的學術專著，難度之大，出乎預料，序者作為發端人，自感資質翦陋，故特邀前輩學者古籍整理領導小組組長、南大老校長匡亞明先生主其事，得到先生的熱情鼓勵與全力支持，並納入國家「九五」重點出版規劃中。又越五載，匡老驟然仙逝，序者在傷痛而無奈之下，只得重新振起，本書再度納入「十五」重點出版規劃，並更為今名。那時，數百作者盡皆恪守傳統著述方式，憑藏書以考釋，借筆墨以達志。盛暑寒冬，孜孜矻矻，無敢逸豫。為尋一詞，急切切，一目十行，翻盡千頁而難得；為求善本，又常千里奔波，因限定手抄，不得複印，累日難歸！諸君潛心典籍，閱書，運筆，晝夜伏案，恂恂然若千年古儒。至上世紀末，一些年輕作者已擁有個人電腦，內存文字，數以億計，中文要籍，一覽無餘，天下藏書，「千頃齋」、「萬卷樓」之屬，皆可盡納其中，無須跋涉遠求。搜集檢索，只需「指點」，瞬息可得；形成文章，亦只需「指點」，頃刻可就。在這世紀之交，在這中華文化大變革，大轉型的時代，老一輩學人步入了一個陌生的世界，遭遇了空前的挑戰。

當代作家余秋雨在其名篇《筆墨祭》中有如下陳述：「五四新文化運動就遇到過一場載體的轉換，即以白話文代替文言文；這場轉換還有一種更本源性的物質基礎，即以『鋼筆文化』代替『毛筆文化』。」由「毛筆文化」向「鋼筆文化」的轉換，經歷了漫長的數千載，而今日再由「鋼筆文化」向「電腦文化」轉換，卻僅僅是幾十年之間，這並非狂風暴雨般文化革命的結果，這又彰顯了科學技術的力量，「奇技奇器」的力量。作家所謂的「筆墨」，係指毛筆與煙膠之墨，《筆墨祭》只在祭「五四」之前的「毛筆文化」。今日當將毛筆文化與鋼筆文化並祭，乃最徹底的「筆墨祭」。面對

這徹底的「筆墨祭」，我老一輩學人多是老而不弱，毅然決然，終於跟上了時代的步伐！序者為我老一輩學人驕傲，實則其可驕傲處又何止於此？回眸曩日，步履維艱，本書數百作者在共同經歷了世紀性的「筆耕文化」向「電腦文化」轉型之後，書稿也隨之經歷了大修改、大增補，其繁雜艱辛，實難言喻。那些「知天命」之年的碩博生導師們已盡過花甲，卻無一「含飴弄孫」，偏喜「舞文弄墨」，轉而愛握鼠標，並尋覓指導新一代弟子同步前進，在他們身邊又出現了第二代、第三代作者，有的則是全家投入。這就是我的同仁們，令我驕傲的同仁們。

在全書編纂過程中，學術委員會、編纂委員會，以及分卷正副主編所在單位，中國國家博物館、中國國家圖書館、中央文史研究館、中國革命軍事博物館、中國人民解放軍 94347 部隊、北京大學、南京大學、浙江大學、中國海洋大學、東北師範大學、山東大學、山東師範大學、曲阜師範大學、山東中醫藥大學、濟南大學、山東財經大學、山東體育學院、山東藝術學院、山東工藝美術學院、鄭州大學、河北大學、河北師範大學、河北醫科大學、佛山科技學院、山東科學院、山東省林業廳、山東省博物館、山東省圖書館、濟南市園林局、臺北大學、成功大學、政治大學、嘉義大學、臺灣中華倫理教育學會，以及澳州國立伊斯蒂考汶大學等，盡皆給予了無私的協助，尤其是主編單位山東師範大學，從校領導到文學院領導以及社會科學處領導，給予了人力物力全方位的支持（本書《後記》中另有記載），在此表示由衷的謝忱！

又令人振奮的是本書的出版方——上海交通大學黨政領導以及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黨政領導，高瞻遠矚，認定《通考》的編纂出版，在推動古籍整理、考古研究的成果轉化的同時，也必成為為

傳承歷史智慧，弘揚中華文明，增強民族凝聚力、認同感，彰顯民族文化自信的經典之作。而山東師範大學、社科處各級領導、筆者所屬文學院黨政領導更給予全面的人力、物力的全面支持，多方關懷，倍感親切，深受鼓舞，壯心未與年俱老，後期出版界前輩和龔先生建議增補《天宇》、《地輿》之類，力成三十六卷，於是筆者決定同時再增《氣象》、《城關》兩卷，終於由原三十二門類（即三十二長卷），成為今日的三十六門類（即三十六長卷），改變了初始不設《天宇》、《地輿》之類的思路。當年，筆者原以「天宇」非我中華獨有，「地輿」太過抽象，故不擬收列，今以「天宇」本無定屬，大可展現我中華久遠之天宇觀，「地輿」可具化為山經、海經、水經、土經，兩者各具自家特色，不可捨棄。此後，交大出版社在組織京滬兩地專家學者審校文字的時，又增補了海量新圖。就常理而言，《通考》作為一部具有辭書性的學術專著，原有插圖已堪稱宏富，且多堪稱精美，而出版方新增插圖數以萬計，幾乎全部為古圖，無盡豐富，依據其屬性、用途與全書三十六卷一一對應，任由作者自選。這些古圖並非小說野史之類，具有相當的權威性。如《考工記解》、《考工記圖》（日本川合衡著）、《考工記圖解》、《考工記圖說》、《考古圖》、《續考古圖》、《西清古鑑》、《西清續鑑》、《毛詩名物圖說》、《毛詩品物圖考》（日本岡原鳳著）、《河工器具圖說》，可謂古今中外無所不有，十分嚴謹。出乎所料的是啟用並重視了「中國清代外銷畫」，此「外銷畫」試圖突破中國傳統畫體系，借鑒模仿西畫的透視與明暗技法，以紙質、絹帛乃至玻璃、象牙等為載體，廣泛介紹中國的社會生活、風土人情，由於清代長期的閉關鎖國，此畫在西方轟動一時，但因國人視其風格未定，有些稚拙，似難登大雅之堂，迄未重視。時至

今日，在中國美術史中亦無甚地位，此次選定可謂獨具慧目，借此保留了明清期間一些民間生息用品，為今世所難見！應當稱道的是：增補這些古圖並非出版方應有的責任，出版方不止付出了相當的功力，而且投入了相當的資金，可以看出出版方的決心所在。

據目前所知，《通考》選題在當代中國是獨一的，插圖在當代中國也是獨一的，當已達到了圖文並茂！可以斷言，《通考》所展現的中華古典博物學，凝聚了中華民族的深層記憶，積澱了偉大的民族精神和傳統文化的精髓，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長盛不衰的文化基因，也是中華傳統文化內動力、凝聚力的重要源泉。重建中華古典博物學，深入挖掘中華博物文化和歷史遺存背後蘊含的哲學思想、人文精神、價值理念、道德規範等，對於推動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增強文化自信，恢復、發揚、創建文化大國、文化強國，意義重大。但就現狀而言，卻不能不令人擔憂，中華古典博物學所關涉的傳統學科領域和研究方向，已然成為了人才匱乏、研究斷檔、亟需搶救的冷門絕學，成為了學術關注度低、成果產出難、研究群體小的學科體系；成為了文化價值獨特、學術門檻甚高、研究難度極大、甚至後繼無人的瀕危學科。故而，加快構建中華博物文化體系、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轉化體系、以及相應的話語權，迫在眉睫，這也正是《通考》同仁的初衷願景。

天地逆旅，百代過客，如夢如幻，《通考》的編纂，先後已歷三十餘載。自1996年12月，匡亞明先生長逝之後，序者獨擔重任，砥礪前行，身神疲憊，幸得同輩與繼起學子，不離不棄，攜手跋涉。時至今日，當年四十、五十左右的分卷主編們已盡皆白了頭，當年風華正茂的碩博生們已是「挈婦將雛鬢有絲」，而諸君卻無怨無悔，這是何樣的襟懷？何樣的壯志？光陰荏苒，三十餘年來，學術界在

不斷地發展變化，新的研究成果不斷湧現，惜本書交稿有先後，年齡與身體狀況又各自不同，有些書稿未能與時俱進，帶有這樣那樣的一些缺失，難稱完美，幸得第二代、第三代作者相繼而來，適應了時代要求，不斷修訂，使其原稿精益求精，臻於完滿，而三十年前的那些碩博生皆已年過半百，今又率領他們的碩博生連連修訂，又連連增補，其書稿容量劇增，面目煥然一新。這就是本書編纂團隊的基本狀況，這就是本書學術成就的基本狀況。

歲月無情，三十餘年來，幾位分卷主編未見班師，倏而永別，其音容笑貌，恍如昨見，又怎不令人心酸，令人悲傷！今藉本書的面世，聊以告慰匡先生暨謝世的同仁們在天之靈！

千言萬語，難抒胸臆，紙短情長，權作此說！

後記：《中華博物通考》總主編為山東師範大學教授張述錚。臺北大學賴賢宗教授也擔任副主編。由中國大陸及港澳臺並海外相關華人學者百餘人三十年傾力合作以成。《中華博物通考》出版現況：今年（2022）9月底之前，30卷完成三審，達到付印要求，並陸續付印，10月底之前：全書在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付印出版。圖書目錄：1. 天宇編，2. 氣象編，3. 地輿編（上下），4. 木果編（上下），5. 花卉編（上下），6. 穀蔬編，7. 蟲豸編，8. 水族編，9. 禽鳥編（上下），10. 獸畜編，11. 漁獵編，12. 農耕編（上下），13. 紡織編，14. 冠服編（上下），15. 飲食編（上下），16. 居處編（上下），17. 城關編，18. 交通編（上下），19. 日用編，20. 香奩編，21. 資產編，22. 珍寶編，23. 貨幣編，24. 醫藥編（上中下），25. 科技編，26. 教育編，27. 函籍編，28. 文具編，29. 禮俗編（上下），30. 巧藝編，31. 樂舞編（上下），32. 雕繪編（上下），33. 武備編，34. 國法編，35. 朝制編，36. 宗教編。